

绝域

毒海重生记

阿金 著

花城出版社

绝 域

阿金 著

花 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绝域:毒海重生记/阿金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0. 5

ISBN 7-5360-3296-X

I. 绝… II. 阿…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60660 号

绝 域

—毒海重生记

阿金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广东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5.75 印张 1 插页 130,000 字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5360-3296-X

I·2739 定价:12.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内容简介

毒品为祸人间,不仅摧毁吸毒者的身躯,更败坏社会,成为罪渊。毒恶之源在于其麻醉力和诱惑力,而致使堕落者因一时好奇或意志消沉而堕入孽渊,从此不能自拔,害人害己,自毁一切,甚于自杀。毒品之可怖在于吸毒者轻则丧失理智,无法自制;重则不择手段,丧尽天良,自毁、自残而不知痛楚,害人不浅。

本书以一个写实的故事,告诉人们:一个活生生的仪表堂堂的有为青年,背地里却成了一具病态狰狞的僵尸。最后事业尽毁,至爱的女友含泪离他而去,乡亲不禁为他惋惜,他却麻木得全无感觉,越发追幻沉沦。尤其是毒魔缠身时那种在生理、心理、伦理上的病态行为和惨状,生动入微的描写,令人目不忍睹,不寒而栗。这些揪心裂肺的事实,旨在向人们诉说:这究竟为什么,他为什么会这样。

报载:1999年全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达到了68.1万余人,说明我国禁毒斗争面临形势依然严峻。读者朋友,当你读下去的时候,千万要警醒呵!

代 序

这是一本具有特殊价值的书,是由一位特殊的人,在特殊的地方环境中,在特殊的时间内创作成的。

那么,何谓特殊?

特殊的作者:是一位曾因吸毒而被送劳动教养两年的劳教释放人员。

特殊的地方环境:广州市戒毒劳教所第二大队监舍。

特殊的创作时间:是作者在劳教过程中用了七个余月时间完成的。

特殊的价值:本书将具有相当高的警世醒人作用。

本书是作者将自身惨痛的教训及其令人震撼的事实写成的纪实小说,告诫人们远离毒品、热爱生命、珍惜人生。在全国似乎尚属首例。

书中以浓重的笔墨描写一个有为青年的堕落及其重拾生命,迈向新生的故事。虽然人物不多,但情节曲折,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尤其是对主人翁——吕凌的描写相当成功;通过他的经历,高度地刻画出毒品对个人、家庭、社会的危害性,并用书中的主角和其他配角屡戒屡败的复吸事例为反衬,将吸毒者的沉迷、彷徨、恐惧、既悔恨又无奈,继续任由毒品腐蚀其身和自我安慰,以及幻想着有奇迹出现的种种矛盾而复杂心态,以深刻贴切的描绘,成功地读者面前一一表露无遗。同时,通过细致的笔触

描写出他们因为吸毒所造成的恶果和带来的凄惨田地，将吸毒者的内心世界及种种令人难以想象的怪异心理淋漓尽致地逐层剥释，鲜明地透视给社会中广大读者，这对人们是一次警醒，一次教育。

现时社会中的人们或许都有着纳闷费解的疑问：那就是为什么“白粉仔”明明知道吸毒是条不归路，但为何还要一意孤行地往死路闯？明知戒毒艰辛，可为何重吸？究竟应如何认识吸毒者的堕落和重吸现象的故态复萌？……一切人们所不能理解的疑问，将在本书中得到比较圆满的解答。

李 基 荣

2000年3月28日

目 录

代 序	1
引 子	1
第 一 章 赴 宴	2
第 二 章 邂逅	18
第 三 章 探 究	28
第 四 章 初 涉	70
第 五 章 沉 沦	94
第 六 章 深 渊	121
第 七 章 剖 白	156
尾 声	169
后 记	172

人生的激流在动荡,在创造它自己的道路。通过乱山碎石、荆棘灌丛、杳晃凹凸的途中,它曾激起种种水花。这里面有爱、有恨、有欢乐,也有痛苦以及悲欢离合……这一切造成了奔腾的一股激流,具有排山之势,向着远方的海流去。

——作者小识

引 子

海边。

晨曦初现,薄薄的早雾一缕一缕地笼罩着海面。

尽管旭日还没有从海平线上升起,但它的霞辉已把天际及海面染得绯红。

早出的渔船正乘着雾色启航。

偶尔间,传来“呜、呜……”的几声汽笛。

海边一座小山丘,零零星星地点缀着十来栋不同风格的别墅。

其中最近海边的,是一幢欧陆风格的豪华小筑,它的主人姓吕,名凌。

此刻,他披着晨褙,静静地伫立在挂满兰花的大阳台上。迎着晨风,负手远眺,仿佛正与天、海融为一体。

早晨的海风夹带着一股湿腥气吹拂着,将他身上那宽松的晨褙吹得随风飞舞,猎猎作响。

但,他依然雕像般铸立在那里,好像在沉思着什么……

这,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

在这茫茫的大海之滨,虽然听不到怒吼咆哮的涛声,也看不到浪激礁石的水花迸溅;但有海燕的翱翔呼唤、群鸥的嬉戏追逐。

啊!大海。它是那样气势磅礴、波涛万顷,却又如此的肃穆静谧……

第一章

赴宴

一轮圆圆的,红彤彤的旭日终于姗姗来迟地跃上海平线,将它的万道金光射上海面。顿时,海面与天际间被染得壮丽难以形容……

“呵——”

吕凌长长地吁了口气,此刻涌上他心头的——是对生命意义的感叹!

“笃,笃,笃……”

轻轻传来一阵有节奏的敲门声,使他中止思绪,回过神来缓步走进偌大的办公兼寝室的两用房间。

扭开门把。

“早上好,吕先生,早点准备好了。”一位四十来岁,慈眉善目的中年妇人对他轻声说。

“知道了,张妈,我这就下来。”

说罢,他掩上房门,走向房间,在衣橱里随意取出一套米黄色的西装。换了衣服,就在办公桌上拎起公事包朝楼下走去。

餐桌上,已摆好一份他喜爱吃的早点 and 一张当天早报。

今天的早报,有一则报道格外引起他的注意。报道大致内容是这样的:

铲除社会毒瘤,令失足者重获新生!“复华”戒毒康复中心落成剪彩。

——众所周知,当今毒品蔓延泛滥在我们周围,已成为社会一大公害。在令人谈之色变的毒魔疯狂肆虐下,数以万计的人被其吞噬,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人格变异。导致多少温馨美满家庭支离破碎,给社会治安稳定构成威胁。给社会的繁荣昌盛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其淫威和危害早已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关注。

为了铲除这一危害社会的一大恶瘤,政府部门除了紧急采取扑灭措施外,一座综合设备先进、条件完善的“复华”戒毒康复中心,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爱国善心人士的合力筹建于日前建成完工,定于今日早上举行落成典礼。市政府的有关领导和捐助人士及社会各界人士将出席仪式……

接下来的是介绍这座戒毒康复中心的地点、构造、设备、特点等等。

他无需看下去了,因为这些情况他比任何人都要熟悉。设计这座戒毒中心时,有关部门还大量采用他的意见哩。

他放下早报,沉思一阵,抬腕看了看手表,侧头对正在吸尘的女佣说:“张妈,今天中午和下午我都不回来吃饭,你喜欢吃什么就自己做来吃,晚上给我准备熬一碗糖水就可以了。我上班了。”

一辆崭新银白色的“凌志”牌新款房车由前花园的大厅徐徐驶出,拐了几个弯,进入了通往市区的林荫车道。

时值深秋,车道上落满了发黄的树叶。“凌志”房车驶过,刮起一阵风把黄叶卷带而起。时不时有几片刚从路旁树上掉下的黄

叶，刚好飘落在房车的挡风玻璃前，但瞬间又迅速滑向一边。房车驶出老远，它们才打着转儿慢慢地飘落在路上。一切又恢复原来的平静。

深秋，使人感到有点萧瑟，索然。

深秋的阳光，温暖、柔和。天气格外晴朗。

吕凌望了眼驾驶仪表板上的电脑液晶表，时间尚早。于是，他放慢车速，缓缓地，朝市区驶去。

半小时后，银白色的“凌志”在市区文华大厦的停车场停下来，他泊好车，步入大堂。片刻，电梯在第十层停下来。出了电梯，便是他一手创办的——凌盛实业有限公司。

吕凌在文华大厦租了第九层和十层做公司的写字楼，而他的办公室则在第十层。

或许跟他的名字有关，他在创办公司时想也没想就给公司命名为“凌盛”。连他专用的座驾都是凌字带头的“凌志”牌房车。按他现时的经济能力而言，更好的名牌车也能买得起，但他唯独对“凌志”情有独钟。

“吕先生，早晨。”

“早上好，吕先生。”

.....

已经上班就位的职员们见他进来，纷纷向他问好。

“大家早上好。”吕凌一边应和着一边信步走进他的办公室。

办公室的布置摆设随意且清雅，靠近窗户的是一张大型办公台和旋转式的真皮大班椅，办公台的前方两边摆着大、中、小型红木书架和保险柜、文件柜。房门侧边摆着一套真皮沙发和一张方形茶几，那是供给前来洽谈生意的商家坐的。而办公桌正对面的墙上，挂着几幅名家书画，其中正中央的两条横幅是吕凌自己在几年以前写的，纸质虽然显得陈旧，但丝毫影响不了美观和意蕴。两幅皆用行草体书写，上面那幅写着：“生命尚存，谁肯言败。”而下面

那幅则写着美国思想家兼诗人爱默生的一句名言：“每一种挫折或不利的突变，是带着同样或较大的有利的种子。”笔力苍劲，铁画银钩。门旁那套沙发的旁边，有一个用树根雕成的花架，扭曲着坚韧黝黑的身躯，仿佛挣扎着承受一种压力，与摆放在它上面那盆郁郁葱葱，枝茎蜿蜒垂下的文竹，形成一种极强烈的反差。它们互相烘托，又相映成趣，格外突出了各自的特点和优势，充分地展示出世间万物中那种粗犷与纤柔的美的和谐。会客厅的侧面，是一个小型酒吧。

吕凌走进办公室后，坐在办公桌旁开始审看昨天夜里没有批完的文件。

“笃笃笃……”门外传来敲门声。

“请进。”他并没有抬头，继续埋头批文件。

门开了，秘书王珊一手拿着文件夹，一手端着吕凌爱喝的“菊普”香茗，迈着轻盈的脚步走进来。

吕凌从来没有喝咖啡的习惯，应酬例外。

“早上好，吕先生，今天早上刚收到美资财团传真过来的货运文件。”

“唔，都摆放在这里吧，我待会再批签。”

王珊把茶杯、文件摆放在办公台的一角，站在一旁看着顶头上司签文件。

吕凌感觉到她没有走开，于是抬起头问：

“还有其他事吗？……”

“哟呵？小珊。”

吕凌惊讶地把王珊由头到脚打量了一遍，笑道：“今天打扮得那么漂亮，是不是有约会呀？”

他继续点点头赞道：“衣着新潮，配着你这身材，不错，不错。不知道哪家公子有这样的福气？喂，丫头，什么时候，介绍给我认

识认识。”

王珊俏脸倏地一红，腼腆地笑了笑。她对这位顶头上司，公司里的最高权威可真是又气又敬。他有时开玩笑起来无拘无束，但严肃起来就像冰块似的冷冰冰毫无表情，对谁都不留情不客气。只要谁做错事，那铁定挨批评，全公司的职员们都领教过他那种“工作狂”的狠劲。但职员们却乐于跟他做事，乐于接近他，甘愿留在他身边和他一起去搏，去拚，去冲。

王珊笑了笑说：“吕先生，是这样的：今天早上曹局长来电话，说‘复华戒毒康复中心’在今天上午举行落成典礼，并在市内的太阳城酒店举行宴会，请你到时一定准时参加……”

“好了，不用说了，此事我知道，你可以走了。”吕凌摆手打断她的话，继续埋头批签文件。终于，他把摆在办公台上那厚厚的一堆文件“处理”完，批签了的放在右面，有问题的放在左面。

然后，他惬意地伸了个懒腰，由办公台走到会客厅那边，到小酒吧里倒了杯“生力”啤酒，一口气喝了大半杯，跟着手拿酒杯在偌大的办公室里缓缓踱起步来。

踱着踱着，他在办公室的正中央停下来，抬起头注视着那条“生命尚存，谁肯言败”的横幅。

“铃……”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了吕凌的思绪。

他信步走向办公台前按下免提装置：

“喂，我是吕凌，哪位？”

“小凌啊，是我，老曹呀。”电话里传来市教育局老局长曹达仁的亲切声音。

“早上好，曹局长。”吕凌说。

“喂，小凌，今天上午的典礼和宴会你到时无无论如何一定得来，不要好像以往几次那样，叫你参加什么的，连人影都见不着。远的不说，就拿上个月教育局给有关捐款希望工程的人士颁发纪念品

和证书时，你这小子连身边的电话都打不通，最后还是要我这个老头子自己送到你公司去。这次要是你这小子骗我，我这个老头子可跟你没完。记住，一定来，知道吗？就这样定了，再见。”

“嘟嘟嘟……”对方收了线。

“喂、喂喂……”

“唉，这老曹。”吕凌无奈地挂断电话。

窗明几净的会议室内，虽是秋季，但冷气还是开得很足。

吕凌在办公椅坐下来，点燃了一根他向来爱抽的“健牌”香烟。沉思了一阵，抬腕看了一眼手表：差不多十时了。

他开了办公台上的对讲机：“小珊，你进来一下。”

很快，秘书小珊端着一杯热茶，款款走进来。

“小珊，”吕凌指了指台前的椅子接着说：“你坐下，有事跟你说。”

王珊温柔地膘了他一眼，依言坐下。

吕凌微微侧着头想了想说：“唔，是这样的，曹局长给我打了电话再次三令五申地要我参加‘复华’戒毒康复中心的揭幕仪式和宴会，看来是推辞不掉的了。你也知道，曹局长是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不给他点面子也不大好，还是勉为其难去应付一次吧。不然，这老曹会跟我没完没了的。”

说到这里，吕凌习惯地揉揉鼻尖，端起茶杯呷了一口，继续说：“这种喧闹的场合我是向来不大喜欢去的，我想，你这次要‘救驾’一次了，所谓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嘛。你陪我一起去，一来可以帮我应付一些我不想应付的事，二来是……”

“真的？”没等他说完，她已雀跃而起，瞪大那双水灵灵的丹凤眼：“吕先生，你真的要我陪你一起去？”

“嗯！”吕凌抬起目光看了她一眼，浅浅一笑：“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小珊，你不愿意‘救驾’吗？”他风趣地又问。

王珊似乎犹豫了一下，然后甜丝丝地笑了：“好吧，恭敬不如从命。”这才转身离去。

吕凌望着她曲线玲珑的背影，摆摆手：“这丫头，给宠坏了。”

但王珊也是值得吕凌“宠”着的。她不但学历高，人长得漂亮，而且十分勤快。把秘书份内工作和吕凌所要她办的事包括办公室卫生都安排得井然有序，做得非常得体，还把吕凌在公司内的工作办公程序、生活习性、饮食嗜好都摸个透，掌握得非常好。另外，还有一个令吕凌“宠”她的优点——在适当的时候，她会以女性特有的柔情撒撒娇，赌赌气，使吕凌能得以保持舒畅的心情，以饱满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

王珊在凌盛公司干了差不多两年了，而且还是一位深得吕凌重用、赏识的秘书。但全公司的职员包括她自己，都没有见过他的亲人。不要说见了，就连听都没听说过。

还有，在两年中，身任秘书的王珊在公司里接过了数以万计的电话，有时也包括总经理办公台上的那台红色直拨电话，但除了客户和跟“凌盛”公司在生意上有来往的朋友，或者是政府部门的什么领导啦，忘年之交的某某老前辈啦，就是没有他的亲人来的电话。

有时，在偶然、恰当的时候，王珊也曾经探问过他的亲人，但他总是笑呵呵地对她说：“丫头，还有什么事你要管的？”或者干脆淡淡地递过一份文件给她：“去，小珊，把这份文件打下来，我急用。”敷衍了事。

但人总是人，圣人怪人也是人，并不是神。“凌志”在公路上疾驶着，王珊坐在吕凌身边，又陷入了回忆之中。

虽然吕凌在喜、怒、哀、乐等情感方面从不轻易泄露，但王珊还是在去年春节一次偶然中“捕获”过他孤独、凄冷的另一面：

春节乃是中国传统的盛大节日，举国同欢，万家喜乐。职员们在年二十八那天，喜孜孜地从吕凌手中接过颇丰的“利是”后，都离开“凌盛”公司，回家过年去了。就在大年初一那天上午，王珊和一班朋友相约出外游玩。车子刚好经过“文华大厦”时，王珊条件反射地习惯往上望。发现“凌盛”公司的第十层楼许多窗户是开着。责任心极强的她马上叫司机停下来。“是哪个走最后的冒失鬼，连窗户都没有关好就回家过年了。”她一边暗骂着一边急步奔向大厦。当电梯在第十层停下来，她抱怨着走出电梯间，看见连公司那诺大的玻璃门都是开着的。王珊不由更加疑惑了，“糟糕，公司莫非遭盗！”她揣测着小心翼翼地走进写字楼四周环视。奇怪！公司并没有遭盗痕迹。当她发现总经理办公室的房门是虚掩着的，就不由自主的轻步走过去——她看见总经理微侧着身，负着双手神情呆板地望着天空。

“吕先生——”她低声柔婉地喊。

吕凌微微一怔，转过身来，双眼布满血丝，脸上溢满憔悴，写满失落。他勉强笑了笑说：“哦，小珊，你怎么……”

“吕先生，我刚才和朋友们一起去玩，路过时看见公司有些窗户没关，所以就……”

“小珊，谢谢你在乎公司的一切一切。窗户是我打开的，你回去吧，下面的朋友们等着呢。”

“吕先生，你怎么啦，没事吧？”她关心地问。

这次王珊并没有马上履行上司的命令。

“我？”他点燃根香烟以掩饰倦容，“没，没什么，我会有什么事呢？傻妞。”

“那吕先生为什么不回家呢？今天可是大年初一，应该回去跟亲人们团聚才是呀，一个人孤零零的在公司发呆干嘛？”她借此巧妙趁机试探着。

“家？亲人？团聚？”他喃喃自语。

吕凌神色有些黯然,重重地吸了几口烟,把尚有大半截的香烟用力地在烟灰缸里按灭,低沉地说:“这就是我的家。至于亲人与团聚,老天爷一个不经意的失误,在我的字典里给删去了。小珊,你不是曾经问过我为什么老是喜欢看天吗?我就是要问问它,看它是否会内疚和不安呀。哈哈!”

他虽然笑了,但王珊知道他是在自嘲。

“吕……”

王珊再想说什么,但吕凌已挥手制止住了。王珊想留下来陪他,但他执意不肯。没法。

想着,想着,“凌志”突然在路旁停下来。

王珊本能地抬起头看了吕凌一眼,又顺着他的目光望向前方那块路牌——‘复华’戒毒康复中心由此进 300 米。”

“吕总,怎么不进去?”她不解地问。

吕凌想了想,淡淡一笑,跟着看了看倒后镜,松开离合器,把车子拐了个大弯,掉转车头徐徐缓行。他环顾四处望了一下,把车拐进一条偏僻小路。

不久,“凌志”来到一座不很大但也不算小的山脚下,并开始沿着洒满零星碎石的山路开始爬坡。

“吕先生,我们究竟去哪?”她疑惑地问。

“爬山。”吕凌简答一句。

“爬山?”她不可思议地重复着,“爬山?”

“对,爬山。”他认真的说。

“那——不去参加了?”王珊斜睨着他。

“去,当然要去。不过,去一半。”

“什么,去一半?”她皱了皱眉。

吕凌微笑着看了她一眼,知她不解。

“小珊,复华的揭幕我们不参加,因为肯定有新闻界的记者在